

## 印順導師思想與治學之特色舉隅

釋普超\*

### 摘要：

佛學泰斗印順導師一生對佛教的教理、教史、教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梳理並闡釋了印度佛學思想，發展豐富了中國佛教思想。其通過對《阿含經》抉發教理之真義，闡揚釋尊之本懷，並結合當代中國佛教的傳統，以「返歸印度佛教本位」為立足點，「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為目標，提出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新思想，保證了佛法的「純潔性」與「適應性」；理性客觀地研究了信、解、行、證之整體的修學進程，並以嚴謹的治學方法提出了人、菩薩行的一些新見解，直達「入佛知見」之本懷。

**關鍵字：**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治學

---

\* 江蘇佛學院法界學院圖書館館長、講師

## A Littl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ter Yin-shun's Thoughts and Studies

Shih, Pu-chao \*

### ABSTRACT:

Master Yin-shun who's Buddhism giant has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the dogmata, history and discipline of Buddhism, has combed and elucidated Indian Buddhist thoughts, and has developed and enriched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s all his life. By discovering the doctrine of *Agama*, Master Yin-shun expound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Buddha and combines the tradition of Buddhism of modern China. By the foothold of "returning to the standard Indian Buddhism" and the aim of "exploring the dharma-mukha of the moment", Master Yin-shun puts forward the new theor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with people first and guarantees the purity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Master Yin-shun reasonably and objectively researches the whole studying process of faith, understanding, practice and actualization and brings forward some new viewpoints of human-Buddha practice in rigorous academic approach which hit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once believing in Buddhism, getting the right views".

**Keywords:** Master Yin-shun, Humanistic Buddhism, Academic Approach

---

\* Lecturer and Library Curator, Institute of Dharmadhatu of Jiangsu Buddhist College

## 一、前言

印順導師發展的「人間佛教」思想重大理論融見於《佛法概論》等著作中。此書不僅看到導師擷取阿含的純樸，與其對原始佛教提綱挈領的把握，還看到其在整個闡釋過程中所透顯出是理性的信仰和冷靜的熱情。而這種理性的信仰被持「頑固」情感信仰人士所強烈批判，「印順所著《佛法概論》，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sup>1</sup>並誣告其「為匪宣傳」，<sup>2</sup>甚至也受到太虛大師的質疑，<sup>3</sup>曾自嘲是「一位在冰雪大地撒種的愚癡漢！」<sup>4</sup>可見，從別人的批判與質疑到這種自嘲中所散發出來的辛酸和不屈不撓的堅忍情愫，多少印證了導師悲涼一生的史實。但導師面對這種批判，外表的溫和卻掩飾不住內心的犀利，且言人所未言，發人所未發。「宏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sup>5</sup>使佛法成為有條理、有系統的說明；但佛法「是以身心的篤行為主，而達到深奧與究竟」<sup>6</sup>理智德行的宗教，而「決非抽象的概念而已，決不以說明為目的」<sup>7</sup>的世智思量對象。

<sup>1</sup> 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6。

<sup>2</sup> 楊惠南，〈佛在人間——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分析〉，聖嚴編，《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台北：漢光出版社，1991年），頁120。

<sup>3</sup> 相關批評的文章收錄在張曼濤編的《大乘佛教的問題研究》。而印順導師的回辯，一部分收錄在同書，一部分收錄在導師的《無諍之辯》中。

<sup>4</sup>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第五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頁104-105。

<sup>5</sup>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2。

<sup>6</sup> 同上註，頁2。

<sup>7</sup> 同上註，頁3。

而具重大意義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方法論在運用時契理契機，融合了「學佛」與「佛學」之見的關係。因此，在研究中所彰顯出來的不是狂熱的宗教熱情，而是作為一個信仰者對真理持有理性與平靜的態度。

印順導師深受太虛大師提出的「並非人離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sup>8</sup>的「人生佛教」思想影響的基礎上發展了「人間佛教」思想的重大理論。也就是說，導師的思想是「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的佛教」<sup>9</sup>的。概括地說，導師是從「人」（而不是鬼或天神）為出發點，向著菩薩、佛陀的境界，浩浩前進。<sup>10</sup>導師認為，這種「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的「人間佛教」是「古代佛教所本有的」。因此，導師把「人間佛教」思想提出來「不是創新，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sup>11</sup>是從教史與教理的範疇「『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煉之』，使佛法能成為適應時代，有益人類身心的，『人類為本』的佛法。」<sup>12</sup>著名學者方立天在〈研究國學離不開印順著作與理論〉一文中對導師的思想作了一番精闢的總結：「其特點一是更強調人本，強調不講鬼神，也不講天化、神化；二是更重視現實，更關心現實人間的苦難。」<sup>13</sup>因此，這充分體現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色和嚴謹治學的態度以及「以適應時機，救濟苦難的現代」精神。

<sup>8</sup> 太虛，〈怎樣建設人間佛教〉，《太虛大師全書》第 47 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449。

<sup>9</sup> 印順，《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頁 22。

<sup>10</sup> 楊惠南，〈佛在人間——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分析〉，頁 98。

<sup>11</sup> 印順，《佛在人間》，頁 99。

<sup>12</sup>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華雨集第四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4。

<sup>13</sup> 方立天，〈研究國學離不開印順著作和理論〉，《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510。

## 二、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淵源

印順導師是當代教界和學界公認的高僧。聖嚴法師在〈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一文中把導師列為明末以來，中國佛教史上的藕益智旭、太虛、歐陽竟無、印順視為四大思想家之一，<sup>14</sup>而在這三位僧人中具有「盛正」思想內涵的就是印順導師。其八百萬字的巨著涵蓋了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教史、教理和教義等。筆者認為，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的思想淵源共有三個方面。

（一）導師深受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之影響，「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非『天化』的）給以理論的證明。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這是適應現代，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現在，我的身體衰老了，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佛教）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sup>15</sup>此「苦難的人間」一句，實耐人尋味。

<sup>14</sup> 聖嚴法師在〈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一文中說：「從明末而到現代，確實出現了幾位傑出的大思想家。以下，我想選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位學者，作為本文探討的重心。他們的名字是藕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太虛唯心（西元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歐陽竟無（西元一八七二～一九四四年）、印順盛正（生於西元一九〇六年），其中三位是僧侶，歐陽氏則為居士。……民國初年以來，出現了三位大思想家，則是受了歐美文化的刺激，特別是接觸到了日本和西藏佛教之後的一種結果。」聖嚴，《法鼓全集·第三輯·第六冊·評介·勵行》（台北：法鼓文化，2002年），頁9。

<sup>15</sup>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華雨集第四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頁70。

印順導師「人間佛教」在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的基礎上多有繼承，「是印順導師從太虛大師在民初宣導的『人生佛教』中通過對現狀的思考而做出的思想推進，經過數十年探討而逐漸形成較為系統的一種現代佛教的思想模式。」<sup>16</sup>在理論建設方面，導師對佛教發展史做了固本清源的工作，並延承太虛大師對大乘菩薩法的高度評價，認為「菩薩法不礙人生正行，而人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sup>17</sup>這與虛大師的「依人乘行果，趣修大乘行」<sup>18</sup>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對於佛教是適應社會、積極化導社會的理智宗教，而非避世、不食人間煙火的這種觀點，導師亦是贊同虛大師的。就此，導師對「出世」和「入世」等諸多問題的正確理解撰寫專著，予以辯述。導師在《無諍之辯》中說：

大乘理論的特點，是「世間不異出世間」；「生死即涅槃」；「色（受想行識）不異空，空不異色」。從一切法本性空寂的深觀來看一切，於是乎世間與出世間的對立被銷融了：可以依世間而向出世，出世（解脫）了也不離世間。<sup>19</sup>

（二）導師十分關注當代佛教時弊而力圖救治。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說：「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末應從傳統束縛，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為純正的佛法而努力！」<sup>20</sup>這種「將佛教研究與拯救中華民族、促進佛教的轉型、使佛教適應現代社

<sup>16</sup> 覺醒，〈人間佛教的新形式——都市佛教的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7。

<sup>17</sup> 印順，《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04。

<sup>18</sup> 印順，《太虛大師年譜》（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481。

<sup>19</sup> 印順，《無諍之辯》（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83-184。

<sup>20</sup>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第五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頁70。

會的變化結合起來」，<sup>21</sup>對國難和教難扼腕長歎、振臂一呼的悲切與深沉的關懷與太虛大師的「三佛革命」的精神又何其相似！他「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覺得佛法常說的大悲濟世，六度的首重佈施，物質的、精神的利濟精神，與中國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sup>22</sup>這種深刻的探索，加之導師對佛教發展史、佛教經典的多年研讀與其對佛教教理的敏銳感悟，讓他奮然前行，「在國難教難嚴重時刻，讀到了《增一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回想到普陀山閱藏時，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sup>23</sup>從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教誡後人「不忘正法，為正法而懷念人間的佛陀」，<sup>24</sup>為「正覺之音而獻身」<sup>25</sup>的悲切大願。

（三）在宋、明以來「出佛歸儒」的新儒家學者的辟佛風尚的影響。對於這點，印順導師在《印度之佛教》中說：

二十七年冬，梁漱溟氏來山，自述其學佛中止之機曰：「此時、此地、此人」。吾聞而思之，深覺不特梁氏之為然，宋明理學之出佛歸儒，亦未嘗不緣此一念也。佛教之遍十方界，盡未來際，度一切有情，心量廣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任重致遠之行，而競為「三生取辦」，「一生圓證」，「即身成佛」之談，事大而急功，無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吾心疑甚，

<sup>21</sup> 魏道儒，〈印順法師佛教研究的三個特點〉，《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12月1日），第5版。

<sup>22</sup>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華雨集第四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頁3。

<sup>23</sup> 同上註。

<sup>24</sup>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頁7。

<sup>25</sup> 同註22，頁70。

殊不安。<sup>26</sup>

總之，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共有三個來源：深受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讀到《阿含經》和廣《律》的「親切感」和「真實感」，痛感佛法與現實佛教界的差距；梁漱溟等人「出佛歸儒」的新儒家學者。除此之外，在佛教適應社會的時代思潮中，印順導師深受《海潮音》，法舫法師等人的影響，於 1941 年 6 月明確提出了他的「人間佛教」思想。<sup>27</sup>

### 三、印順導師治學的方法與態度

#### (一)「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論

20 世紀初，佛教學術研究在教界和學術界興起，稱之為「佛學研究」。筆者認為，前者由於先有結論後去研究的方法，可能使論證缺乏理性的分析與嚴密的邏輯；而後者卻忽略了佛教作為「理智的德行的宗教」<sup>28</sup>的特質。當然也有少數學者的研究介於這兩者之間。在佛學研究的方法論上，印順導師在 1953 年提出「以佛法研究佛法」可謂是一大貢獻，十分值得關注。《大智度論》卷一說：「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sup>29</sup>也就是說，「信仰與理性相應，信智合一，是佛法的特徵。」<sup>30</sup>對此，當代佛教學者宋立道在〈《華嚴經》與普賢信仰〉一文中指出「信」與「智」

---

<sup>26</sup> 印順，《印度之佛教》（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1-2。

<sup>27</sup> 文凌航，〈現代性與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頁 20。

<sup>28</sup>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頁 2。

<sup>29</sup>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第 25 冊，頁 63。

<sup>30</sup> 印順，《學佛三要》（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頁 87。

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印順長老說，依佛教的解說，信與智有一共同點：信是向上的，智是求真的；信是清淨的，智是明瞭的。所以信智常是合說的，像信解、信可，特別是信佛、法、僧、戒的四證信，就是見道的證智。佛教的信智不離，信離不了智能，信若缺少智能，不免迷信；智也離不了信，智慧沒有正信支持就會成邪智，不免失於落在懷疑、詭辨、偏激等等邪謬。<sup>31</sup>

導師認為，佛法「便不及世間的哲學」<sup>32</sup>思量的物件，因為「佛教雖有浩瀚的教典，都是為了如何實踐佛的教法而出現」<sup>33</sup>的生命體驗，才能與佛法「所證知的」<sup>34</sup>真實義相契合，所以，佛法的研究與佛法的實修是密切相關而不可分離的。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論是契合「信智合一」的特質，在「當代社會的契理契機，需要把佛陀本懷真正地切入到我們的學術研究，切入到對當下社會的現實關懷。印順法師方法論上的思考和運用可能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值得我們關注並學習的。」<sup>35</sup>

印順導師進一步表明：「佛法是宗教。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如作為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會正確理解的。俗化與神化，

<sup>31</sup> 宋立道，〈《華嚴經》與普賢信仰〉，魏道儒主編，《普賢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81。

<sup>32</sup> 印順，《無諍之辯》（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54。

<sup>33</sup> 聖嚴，《法鼓全集·第一輯·第一冊·明末佛教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5年），頁11。

<sup>34</sup> 印順，《學佛三要》（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87。

<sup>35</sup> 俞學明，〈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順法師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貢獻〉，《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12月1日），第5版。

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sup>36</sup>印順導師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提出作為研究物件的佛法是佛教的一切，包括教、理、行、果，而「作為能研究的方法的佛法，是佛法的根本法則，普遍法則——也可說最高法則」的「三法印」。<sup>37</sup>

首先，對於「諸行無常」的法則，導師認為：「佛法在不斷的演變中，這是必須首先承認的。」<sup>38</sup>

佛法的思想、制度，流行在世間，就不能不受著無常演變法則所支配。若把它看成一成不變的東西；或以為佛世可以變異，後人唯有老實的遵守，說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可行」；或以為祖師才能酌量取捨，我們只有照著做：這就是違反了佛法——諸行無常法則的佛法。<sup>39</sup>

因此，我們不能一味地拘泥傳統，固弊自守，「不論是佛法全體，或其中某一思想，某一制度，某一行法，都在或上升或下降或維持現象中推移。在每一階段中，還都有新的確立，舊的廢棄。從各別觀察到整體，是異樣複雜的。」<sup>40</sup>導師進一步客觀的指出現代的學者研究佛法存在的一些問題：

現代的佛法研究者，每以歷史眼光去考證研究。如沒有把握正確的無常論，往往會作出極愚拙的結論。有人從考證求真的見地出發，同情佛世的佛教，因而鼓吹錫、暹式的佛教而批評其它的。

---

<sup>36</sup> 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新竹：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1。

<sup>37</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2-3。

<sup>38</sup> 同上註，頁2。

<sup>39</sup> 同上註，頁5。

<sup>40</sup> 同上註，頁7。

這種思想，不但忽略了因時因地演變的必然性，並漠視了後代佛教發掘佛學真義的一切努力與成果。愈古愈真愈善的見地，把清代的漢學者，送到孔子托古改制的最後一步，我想拙劣的原始佛教者，也必然要作出釋尊是印度文明發展中的成就者的謬論。有些人，受了進化說的眩惑，主張由小乘而大乘，而空宗而唯識而密宗，事部行部一直到無上瑜伽，愈後愈進步愈圓滿。這與上一類見解恰恰相反，但是同樣的錯誤。<sup>41</sup>

對於研究佛法的態度，印順導師即不同意「愈古愈真」，也不認為「愈後愈圓滿」。「希望能刺透兩邊，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sup>42</sup>導師研究佛法「契理契機」的方法論是教理與教史相結合的。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副主任俞學明在〈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順法師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貢獻〉一文中評價導師：「印順法師自覺貫徹了契理契機的理念，這是如實諦觀的方法在歷史語境中的有力運用。」<sup>43</sup>

其次，對於「諸法無我」的法則，導師認為：

世間沒有獨立存在的東西，都與其它的一切有關，在輾轉的相攝相拒中，成為現實的一切。所以一切法無我，唯是相依相成的，眾緣和合的存在。一切法如此，佛法當然不能例外。<sup>44</sup>

筆者認為，研究佛法，應如印順導師如理思維，清空一切固有成見，

<sup>41</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7。

<sup>42</sup>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2。

<sup>43</sup> 俞學明，〈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順法師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貢獻〉，《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12月1日），第5版。

<sup>44</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0。

「消除佛教徒之間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和宗派成見」，<sup>45</sup>客觀發展地看待問題。

最後，對於「涅槃寂靜」的法則，導師認為：

凡是佛法的研究者，不但要把文字所顯的實義，體會到學者的自心，還要瞭解文字語言的無常無我，直從文字中去體現寂滅。<sup>46</sup>

縱觀上述，導師認為，依據「三法印」，在「應用他來研究一切佛法，這才是以佛法來研究佛法。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才不會是變了質的。」<sup>47</sup>可見，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論在運用時始終是契理契機的，在研究中彰顯出的不是宗教徒狂熱的護教熱情，而是作為一個「信仰與理智的合一，一般知識與特殊體驗的合一。」<sup>48</sup>

## （二）印順導師的治學態度

### 1、對大乘佛法的態度

印順導師的巨著和理論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貢獻。「發展和豐富了中國佛教思想。中國化佛教的最大創造，是禪宗和人間佛教。印順法師在這兩方面都有推進和發展。」<sup>49</sup>他不受傳統佛教派別觀念的影響，「融通佛法與世間法，揚棄佛法觀念在歷史調適中的消極、避世因素，弘揚佛法的積極、救世精神」，<sup>50</sup>對印度佛教作了系

---

<sup>45</sup>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法音》1983年第6期，頁13。

<sup>46</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2。

<sup>47</sup> 同上註，頁2。

<sup>48</sup> 印順，《性空學探源》（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27。

<sup>49</sup> 方立天，〈研究國學離不開印順著作和理論〉，《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10。

統而理性的研究。尤其是對《中論》的研究特別深入，被稱為「中論權威」。

對於大乘佛教，印順導師將之分判為「性空唯名」、「虛妄唯識」和「真常唯心」三大系，顯然，導師對大乘佛學是有新的見地與詮釋的。導師對大乘佛學的態度，可從《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書中的〈大乘是佛說論〉<sup>51</sup>一文可看出。當然，此文標題並不是簡單地全面肯定「大乘」，因為印順導師在《印度之佛教》一書中曾明確指出「大乘非佛親口所說」，<sup>52</sup>這兩個觀點筆者認為，並不矛盾，只需稍微深入理解即可。

首先，導師認為，佛典中「佛說」不一定指「佛親口說」，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書從歷史的角度很坦誠的指出：

我們應該記著：佛法是不限於口說的。例如佛對比丘說：「你應當看護病人」，這當然是佛說，是佛法。某次，釋尊巡行僧房，親自為病比丘洗滌。這樣的實際行為，難道就不是佛法！釋尊的來去動靜，待人處事，那一樣不是佛法？這大抵深刻的影響於弟子的心目，傳說於佛教的人間。佛的慈悲、智慧、願力、精進，他的時代適應與究極理想，都要從他的言教與身行的綜合中，從形式而體會到實質，才能洞見全體的佛法。<sup>53</sup>

釋尊的來去坐臥、待人處事，所有三業都是佛法。而且「佛法的表現，是說明佛法出現在時空中。流行，是說明佛法在時空中的延續、擴

<sup>50</sup> 何建明，〈晚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中國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法藏文庫》碩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40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年），頁73。

<sup>51</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53-201。

<sup>52</sup> 印順，《印度之佛教》（新竹：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179。

<sup>53</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55-156。

展與演變。釋尊的三業大用，映現在佛弟子的認識中，又構成佛弟子的三業勝用。這表現佛法的事用的流行，有一必然而不可免的事實，即不能不有變化——我當然反對把他變成非佛法的。」<sup>54</sup>佛典的內容只要是當時佛教界所公認，就可稱為「佛法」，但不局限在「佛說」。印順導師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所述：「古代的佛法與佛說，本來不一定要出於佛口。只要學有淵源，合於佛法不共世學的大原則，就夠了。」<sup>55</sup>所以「非佛親口所說」卻是後學本著佛陀的「正知、正見」所流露出的大乘經，應被視為「佛說」。況且大乘思想在原始佛教時已見端倪。「《阿含》不惟與大乘經不衝突，且大乘教義，含孕不少。」<sup>56</sup>導師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明確了對待大乘經的態度：

大乘經不可不讀，自然要會讀。大乘經是行踐中心的；讀者應體貼菩薩的心胸，作略，氣象。有崇高的志願，誠摯的同情，深密的理智，讓他在平常行履中表現出來！使佛法能實際而直接的利濟人群。<sup>57</sup>

可見，印順導師非常推崇菩薩道的精神，「從利他中去完成自利」<sup>58</sup>是上乘的最高價值。換句話說，大乘道的「利他」是不妨礙「自利」的，因為「佛法的中道行，為人類德行的深化又廣化。……中道是依於正法而契入正法的。」<sup>59</sup>

其次，導師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說：「大乘經中的人物敘述，

---

<sup>54</sup> 同上註，頁 164。

<sup>55</sup> 同上註，頁 168。

<sup>56</sup>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301-302。

<sup>57</sup> 同註 53，頁 199。

<sup>58</sup> 印順，《我之宗教觀》（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頁 62。

<sup>59</sup>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年），頁 175。

時地因緣，是不必把他看為史實的。這些，不是理智所計較的真偽，是情意所估計的是否，應從表像、寫意的心境去領略他。他常是一首詩，一幅畫，應帶一付藝術的眼光去品鑒他。」<sup>60</sup>這種觀點即是「契機」，則是佛法側重「世俗諦」的弘傳相，指佛法在弘傳的過程中必須與「此時、此地、此人」<sup>61</sup>的人間相適應的形式。

再次，導師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對待大乘經的態度：

初期大乘經，可以有想像（無意識的居多）的成分，但不是偽託。他是學有所見，從佛教大眾的共同意識流露出來的妙法。至少，他與聲聞乘的阿毗達磨，有同等的價值。實際上，高得多。大乘經論各有特色，我們贊成繼承龍樹、無著抉擇又綜合的精神，但不否認真常唯心系的存在。否認他，就不能窺見佛法流行的真相。大乘經，我們是尊重初期的。真常唯心，我們認為是適應梵學復興而離宗的，但他保存佛法的精華不少，值得我們參究。<sup>62</sup>

由此可見，印順導師對大乘的態度是不同於傳統的，不是簡單地全盤推崇備至的，也不是簡單地認為「非佛說」而否定，「認識佛法，那就等於代佛說法，傳佛的法，就是佛法。」<sup>63</sup>導師肯定大乘經是「佛說」，而且是我們後學所應學習並踐行的，尊重初期的大乘經。也就是說，導師宣導的「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思想保證了佛法的「純正性」與「適應性」，在這樣的前提下，導師在《佛在人間》中明確指出：「我們首先應記著：在無邊佛法中，人間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徹底

<sup>60</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99。

<sup>61</sup> 印順，《印度之佛教》（新竹：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1。

<sup>62</sup> 同註60，頁188。

<sup>63</sup> 聖嚴，《觀音妙智》（台北：法鼓文化，2010年），頁13。

而又最適應現代機宜的。切勿誤解為人乘法！」<sup>64</sup>

## 2、對《阿含經》的態度

對於原始佛教聖典，印順導師是十分推崇的，特別是《雜阿含經》。導師在《雜阿含經論會編（上）·自序》指出：

《雜阿含經》（即《相應阿含》，《相應部》），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代表了釋尊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佛法是簡要的，平實中正的，以修行為主，依世間而覺悟世間，實現出世的理想——涅槃。在流傳世間的佛教聖典中，這是教法的根源，後來的部派分化，甚至大乘「中觀」與「瑜伽」的深義，都可以從本經而發見其淵源。這應該是每一位修學佛法者所應該閱讀探究的聖典。<sup>65</sup>

印順導師對當代中國佛教的貢獻之一便是使被輕忽了兩千多年的《阿含經》重新被重視起來。梁啟超在《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說：「吾以為真欲治佛學者，宜有事於《阿含》，請言其故。」<sup>66</sup>近代有些學者認為，錫蘭所傳的巴厘聖典為原始佛教王舍城五百結集的聖典，使用的是佛陀所說的摩竭陀語，這是不可信的，因為佛陀是明確反對統一語言說法的，<sup>67</sup>這也只是赤銅碟部的主觀願望。而且佛教聖典或為佛親說，或

---

<sup>64</sup> 印順，《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04。

<sup>65</sup> 印順，《雜阿含經論會編（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4年），頁1。

<sup>66</sup>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01。

<sup>67</sup> 印順導師在〈與巴厘文系學者論大乘〉一文中指出：「到錫蘭去宣傳中國大乘佛教的法舫法師，年來一反固有的立場，熱烈地讚美巴厘文系的佛教，真的是『一齊之傳幾何，眾楚之咻易亂』！環境薰染的力量，是怎樣的強大！他的意見——宗派意識指導下的意見，不完全是我所能贊同的。……上座部是學派分的產物，誰相信他的『五部阿含，律，七論』，盡是佛法的原典呢！王舍城的結集中，就有阿毗曇七論嗎？……我敢告訴巴厘文系的學者，錫蘭自

出於結集集體的公義，都是佛法。只有相對的「了義」和「不了義」或者「真實」和「方便」之分。導師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指出：

佛滅前後，都用耳提面命的語言（聲名句文）；從語言（及弟子間的傳說）到大部的記錄，這是阿育王以後的事了。從語言到文字，你想有多少變化！語言的生動表情，在口口相傳中，被脫略乾淨。特別是印度的方言複雜，經過口頭上的重重傳譯，就不免起著或多或少的變化。所以即使是佛所親說的部分，也不能學究式的，專從文字的考證、訓詁中，去完美的瞭解佛法。<sup>68</sup>

導師認為，四部阿含以《雜阿含》為根本，又以「修多羅」的部分為根本，為「第一義悉檀」。而後世甚深的佛法都由四部阿含流出，「其它真實與正確的事理，實等於根本佛法所含攝的，根本佛法所流出的。」<sup>69</sup>不過，原始佛教也有其方便適應之處，當時的聲聞法是比較適合「厭世的沙門根性」；而菩薩法則比較適合「樂行事神的婆羅門根性」。因此，導師在《佛法概論》中指出：

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大乘的應運而盛行，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但大乘的真精神，是能「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的，確有他獨到的長處！<sup>70</sup>

---

稱自賞的上座部佛教，實是上座三大流中一流——分別說，分別說中的一支。」參見張曼濤主編，《大乘佛教的問題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99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頁165-168。

<sup>68</sup>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160。

<sup>69</sup>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2-3。

<sup>70</sup> 同上註，頁2。

如果不能把握佛法的根本與要義，只是拘泥死板地遵守外在形式，而不是運用如理的思維去考察，則佛法是要「變異」的。對此，即需要我們理性地抉擇其區分，而非簡單地肯定或否定。導師認為，「宏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sup>71</sup>

## 四、結論

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不但正面闡揚佛教，積極的肯定佛教對人生的意義，理性地對佛教歷史留下來的「宗派主義」等問題毫不留情地指出。首先，對於許多佛教尚未解決的問題，導師明確地提出：「從佛教前後的發展中，彼此同異中，掘發出釋迦的真諦。吐棄不適時代的附著物，淨化佛教，接受各部派的積極成果，讓他適應新的時代而復興，實現釋迦化世的本懷！」<sup>72</sup>

其次，導師針對中國佛教的現狀提出：「不能刻舟求劍而停滯於古代的」舊思想；不能在中國傳統的今日：「缺少反省，缺少批評，陶醉在武斷的幻想中，將理想的應然，看作事實的實然」，<sup>73</sup>也就不會從佛教前與後的發展中，同異中，挖掘出適應新時代而復興的佛陀之本懷。因此，導師在《佛法概論》中指出：「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sup>74</sup>的新頗見，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性。突顯了「諸佛皆出人間成佛，開演教化，使人類同得正覺」<sup>75</sup>的純

---

<sup>71</sup> 同上註。

<sup>72</sup> 印順，〈與巴厘文系學者論大乘〉，張曼濤主編，《大乘佛教的問題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99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頁358。

<sup>73</sup> 同上註，頁354。

<sup>74</sup> 同註69，頁43。

<sup>75</sup>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56。

潔性和適應性的「人間佛教」新思想，足以看出印順導師教理和教史並重的嚴謹治學特徵。

## 參考書目

一、藏經（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佛典集成》CBETA，2016年版）

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CBETA, T02, no. 125。

龍樹造，青目釋，姚秦·鳩摩羅什譯，《中論》，CBETA, T30, no. 1564。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 二、專書

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第47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

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

印順，《佛在人間》，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

印順，《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華雨集第四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

印順，《無諍之辯》，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

- 印順，《華雨集第五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
- 印順，《學佛三要》，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
- 印順，《雜阿含經論會編（上）》，新竹：正聞出版社，1994年。
- 印順：《性空學探源》，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
- 邱敏捷，《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台北：法界出版社，2000年。
- 張曼濤主編，《大乘佛教的問題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99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
-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聖嚴，《法鼓全集·第一輯·第一冊·明末佛教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5年。
- 釋昭慧，《人間佛教的播種者》，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

### 三、論文

- 文凌航，〈現代性與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 宋立道，〈《華嚴經》與普賢信仰〉，魏道儒主編，《普賢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俞學明，〈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順法師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貢獻〉，《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12月1日，第5版。
- 魏道儒，〈印順法師佛教研究的三個特點〉，《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12月1日，第5版。
- 覺醒，〈人間佛教的新形式——都市佛教的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